



影梅庵憶語  
香畹樓憶語  
合刊

陳裴之著 冒襄

世界書局印行



(清) 冒襄 著

趙峇 狂考

朱劍芒 校

美化文學  
名著叢刊

影

梅

菴

憶

語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影梅庵憶語（冒襄著）  
香畹樓憶語（陳斐之著）

定價國幣二元

外加運費匯費

編校者 朱劍芒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影梅菴憶語總目

影梅菴憶語考

趙茗狂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原跋

楊復吉

附錄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

吳梅村

又題董君畫扇

吳梅村

古意

吳梅村

賀新郎

龔芝麓

正文

冒辟疆

影梅菴憶語校讀後附記

朱劍芒

# 影梅菴憶語考

趙荅狂

## 一 影梅菴憶語爲憶語體文字的鼻祖

影梅菴憶語能使人們喜讀的幾個原因

影梅菴憶語是明末清初時人冒辟疆（葉民）所作的；它在當時，已是傳誦一世；到了現在，更在筆記類中佔得了一個位置，成爲多數人所歡喜讀的一種書了。考其所以能得多數人的歡喜讀它，其原因全在它的文字裏面，還涵有一種極豐富的感情，在給人們讀到的時候，一顆顆的心，自然而然的，會都給它深深的抓住了的；而且，這憶語裏所敘述的各椿事情，都是實實在在的，併不是出之於嚮壁虛造。這尤其是可貴的一點了！加以，作這憶語的冒辟疆，他自己既是一個才子，而成爲憶語中主體的董小宛，又是在當時秦淮樂籍中卓負盛名的一個美人；時代不論牠是怎樣的在變遷著，關於才子和笑人的奇情豔事，總是人所樂聞的；這部書的所以能不脛而走，此又是它的一端了。至於文字的優美，尙祇能說是餘事。

憶語體的文字是以它爲鼻祖

自從這部書出現於文壇後，依照着它的體裁而繼續撰作的，也很有上幾部，如香畹樓憶語、秋燈瑣憶……等都是。當然，這許多的作品，不是爲悼亡而作，就是當細君生時，紀述他們伉儷間的豔事柔情的。所以，在這種憶語體文字之中說來，這影梅菴憶語，可稱得是鼻祖的了。

## 一一 董鄂妃卽董小宛的一說

董鄂妃卽董小宛的一種傳說

冒辟疆的這部影梅菴憶語，是爲紀念他的亡姬董小宛而作，這是盡人皆知的了。但是，爲了書中有上幾個可疑之點，便有許多人說：清世祖的董鄂妃，也即是董小宛，她當時實爲

清兵所劫，而入了清宮的；冒辟疆處於異族的專制淫威之下，不敢昌言其事，祇能假說她是死去的了！

此傳說之由來甚

於三個可疑之點

那嗎，是那幾個可疑之點呢？其一：冒辟疆之與董小宛，是何等的意摯情深！關於他們如何結合的始末，定有一番的鋪張，是不必說得的了；就是起居飲食之間，也是不憚多費筆墨，在書中細細的記載著；何獨於小宛的如何而病，如何而死，卻肯輕輕的撇過，一個字也不著？其二：在書尾又有上這們的一段：

三月之杪，余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兩，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姬人，不答，復遍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聞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尚猜猜不休也！』這不隱隱在說，小宛不是真死，而是為清兵所劫去的嗎？其三：辟疆又說：『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這一首籤詩，他和小宛會接連求得了三次，他目「到底不諧」四個字，實和後來事非常應驗的！這把小宛不是真死的一種情形，更是說得明白了！

傾向於此傳說的都以吳梅

村清涼山讚佛詩作為根據

近人如羅癭公、陳石遺二先生，皆傾向於此傳說，他們大概都是把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作為根據的。

羅癭公

羅先生曾在賓退隨筆中如此的說道：

獨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廣生辨之甚力，蓋小宛為水繪園生色，不願為他人奪也。

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字；『南望蒼舒墳，掩面

深樓側，蓋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三國志魏蜀表王冲傳，字蒼舒，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及亡，哀甚）

「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靈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奇極，捫葛勞躋險，路盡逢一峯，俯視國生民，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竟未動」言帝實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又「縱灑碧梧淚，莫賈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嘗御崩也。

陳迦陵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言董姓也；曰：『玉匣珠襦連歲時，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董妃卒後半月，而世祖遂以大喪告天下也。

曹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儂者九年，今辛卯獻歲二日長逝。」張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轉輾入宮，大被寵眷，用滿州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菴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飲食之細，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時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之：「今幽房告成，素旒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數語而已，未可信據也。憶語中「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聖帝君前。」至「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一節，按小宛若似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自「三月之杪」至「詎知真夢與詩識，咸來先告哉」止，當是事實，諱以爲夢耳。憶語止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

梅村題董小白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

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媿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詩，多謂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菴憶語賀新郎詞，下闕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典』，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者，佐證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矣。

如此的博引詳徵，想見他在作此考據時，也是煞費一番工夫；而就其所說的各節看來，也都是確有見地；董鄂妃之卽爲董小宛，頗可由此而證實了下來。

陳石遺  
陳先生也曾在石遺室詩話中論及此事云：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前清詩中一疑案。第一首第四韻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言董姓也；以下『漢主坐法宮』云云，至『對酒毋傷懷』，言皇帝定情，種種寵愛，以及樂極生悲，念及身後事也。第二首第三韻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言董姓者竟死也；以下『孔雀蒲桃錦』云云，至『輕我人王力』，言種種布施以及大作道場，皇帝亦久久素食也；末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先逗起皇帝將遠遊也。第三首首韻云：『八極何茫茫，曰往清涼山。』言將往清涼山求之，以應第一首首六句云：『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言身有自來，本從五臺山來，故亦往五臺山去也；自『此山蓄靈異』至『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諸句，言來去明白，與山中見此天人，寄語勸皇帝出家脫屣萬乘也。『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遊鑿』



諸句言非光明正大出家，乃托言升遐也。第四首自「嘗聞穆天子」云云，至「殘碑泣風雨」言古天子之遠遊求仙，及佳人難再得，遂棄天下臣民者，以譬實係出家而托言升遐之事，不然如安南國王陳日燁傳世子出家修行，菴居安子山紫霄峯，自號山林大士者，正可比例也。至「天地有此山」以下，則明言皇帝在五臺山修行矣。故有「怡神在玉几，羊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云云也。於是相傳爲章皇帝董妃之事。然滿洲蒙古無董姓，於是，有以董貴妃行狀與影梅菴憶語相連刊印者。有謂紅樓夢說部雖寓康熙間朝局，其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者。紅樓夢爲閨秀各起別號，獨林黛玉以瀟湘妃子稱，冒辟疆寒碧孤吟爲小宛而作，多言生離而序云：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巨璫可奴，未又言：旦夕醉倚沈香，召賦名花傾國，當此捧硯脫鞵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有與姬決捨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

此雖專門就這四首詩逐首論去，文心頗細，然與羅先生的見解正復相同，也是說董貴妃卽是董小宛的，至末段言及紅樓夢說部中，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則又爲此傳說另闢一新境。

紅樓夢索隱又爲此傳說張目

其後，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更是主張此說甚力，頗足爲之張目。他說：「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

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諡「章」，寶玉便諡「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他又說：「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祇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小宛遊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寶從「江妃」二字得來。」在他真可說是一言之成物，持之有故」的了。

就董小宛的環境而立論所產生的二種相反的意见

不過據許多人的意見，董小宛和冒辟疆的愛情，是何等真摯的；從前雖在九死一生之中，還是矢志相從，以死自誓；在前後的九年中，也不知吃盡了多少

辛苦，爲什麼到後來反會變起節來，竟不能一死相謝，而甘心屈身異族呢？如此的前後宛若二人，未免太使人不能相信吧？但是，又有許多人說：要曉得專制帝王的淫威，是何等的可怕的，何況還在異族得志的時候？董小宛究竟是一個弱女子，一旦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際，無可奈何的而一屈志；一次被屈以後，再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這又那裏可以苛責她呢？照我看來：這二個意見，倒都有一部份的是，同樣的可以成立下來的。

吳梅村的四首  
清涼山讚佛詩

如今，爲欲使讀者們更加明瞭起見，特將給這一個傳說作爲根據的，吳梅村的這四首清涼山讚佛詩，全錄於下：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漢主坐法宮，一見光徘徊，結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釵，翠裝雕玉輦，丹髻沈香奩，護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階，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從獵往上林，小隊城南隈，雪鷹異凡羽，果馬殊羣材，言過樂遊苑，進及長楊街，張宴奏絲桐，新月穿宮槐，攜手忽太息，樂極生微哀，千秋終寂寞，此日誰追陪，陛下壽萬年，妾命如塵埃，願共南山柳，長奉西宮杯，披香淖博士，側聽私驚猜，今日樂方樂，斯語何爲哉？待詔東方生，執戟前詼諧，薰爐拂繡帳，白露零蒼苔，吾王慎玉體，對酒毋傷懷！

傷懷爲涼風，深宮鳴蟋蟀，嚴霜被瓊樹，芙蓉雕素質，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孔雀蒲桃錦，親自紅女織，殊方初云獻，知破萬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割之施精藍，千佛莊嚴飾，持來付一炬，泉路誰能識，紅顏尙焦土，百萬無容惜，小臣助長號，賜衣或一襲，只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從官進哀誅，黃紙鈔名入，流涕盧郎才，咨嗟謝生筆，尙方列珍膳，天廚供玉粒，官家未解菜，對案不能食，黑衣召誌公，白馬馱羅什，焚香內道場，廣坐楞伽譯，資彼象教恩，輕我人王力，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高原營寢廟，近野開陵邑，南望蒼舒壤，掩面添悽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

八極何茫茫，日往清涼山，此山蓄靈異，浩氣供屈盤，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顏，日馭有不到，縹緲兩雲寒，世尊

昔云現說法同阿難，壽樹壽千尺，搖落青琅玕，諸天近峯頭，絳節乘欵轡，一笑偶下譚，晚御芙蓉冠，遊廣登瑤樓，窈窕垂雲鬢，三世俄去來，任作優曇看，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極，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條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惟有大道心，與石永不刊，以此護金輪，法海無波瀾。

嘗聞穆天子，六飛騁萬里，仙人觴瑤池，白雲出杯底，遠駕求長生，逐日過濛汜，盛姬病不救，揮鞭哭弱水，漢皇好神仙，妻子思脫屣，東巡併西幸，離宮宿羅綺，寵奪長門陳，恩盛傾城李，穠華即修夜，痛入哀蟬誅，苦無不死方，得令昭陽起，晚抱甘泉病，遽下輪臺悔，蕭蕭茂陵樹，殘碑泣風雨，天地有此山，蒼崖閣與毀，我佛施津梁，層臺簇蓮蕊，龍象居虛空，下界聞鬪蟻，乘時方救物，生民難其已，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牟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屐，持此禮覺王，賢聖同一軌，道參無生妙，功謝有爲恥，色空兩不住，收拾宗風裏。

其餘可作佐證的詩  
詞概見於附錄中

至梅村題小宛小像詩，題小宛畫扇詩，又古意六首，及龔芝麓的質新郎詞，也都經羅瘦公的賓退隨筆中引了來，作爲一部份的佐證，因已載之本書的附錄中，也就不再

### 三 爲辨正前一傳說而作的董小宛考

孟心史的董小宛考給了  
前一傳說一個致命傷

董鄂妃即董小宛這一傳說，雖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根據，經羅瘦公、陳石遺……等一般人播揚於前，又以紅樓夢索隱爲比附，經贊同紅樓夢索隱的一

派人鼓吹於後，鬧得一個甚囂塵上，似乎大有成立的可能了。然而，事實終是事實，經不得有人出來，以真確的

事實爲根據，來上一個強有力的辨正；這一辨正，可就給了前一傳說一個大大的致命傷，把牠打擊得一個虛空粉碎，再也沒有可以立足的餘地了！那嗎，是一個什嗎人，又來上了怎樣的一個辨正呢？那就是孟心史先生，那就是他所作的董小宛考。真的，他所依據的，完全是一種真確的事實，有力到了極點了；而他所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細密的。

孟心史指斥指鹿爲馬的方法是不宜於演述史事的

孟先生在他這篇洋洋萬言的大文之前，就這們的開始說着：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目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無逾於此！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併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這一番話，說得何等的義正詞嚴，簡直把主張董鄂妃即董小宛的一般人，痛罵得一個臭死了！

考證得當事者正確的年齡是董小宛考中最爲有力的一點

可是，這還不算數；他文中最最厲害而也最有力的一點，就是：又引據了許多書，把清世祖和董小宛的年齡，都考證得一個清清楚楚，據他所考證

而得的說：

葉民和小宛識面之始，是在明崇禎十二年己卯，即清太宗崇德三年；那時小宛十六歲，清世祖二歲，葉民二十九歲。

你想，一個還祇二歲，一個已是十六歲；那清世祖和董小宛間的年齡，真是相差得太遠了！最後，他又說：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數寵之理乎？

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自然可以把這疑案全部推翻；那裏還有人敢說董鄂妃即是董小宛呢！

#### 四 董小宛與冒辟疆結合的始末

先爲二個主要人物  
各來上一個特寫

如今，我們可要迴過筆來，把他們二人如何結合的一種情形，寫上一寫了。最先，我們還得把這二個主要人物，各來上一個特寫，使讀者對之有上極明瞭，極充分的認識。

##### (一) 冒辟疆

冒辟疆名襄，在中國人名大辭典中，是如此的傳寫他道：

居有樸棗水繪園，深翠山房，諸勝入清後，著書自娛，賓從宴遊，極一時之盛；有影梅菴憶語、樸棗水繪二集。

在這裏，冒辟疆是一個高人，是一個雅士，也是一個才子！

##### (二) 董小宛

至，董小宛，余澹心板橋雜記中會有她的小傳道：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去；至男女雜坐，鼓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棲……

澹心此文，真是寫得非常的出色；我們一讀及之，彷彿便有如何美麗，如何巧慧，如何恬雅，如何高潔的一個佳人兒，出現於眼前了！

才子佳人兩相遇，自會發生了纏綿固結之情。

他們二人：既一個是才子，一個是佳人，又生在同一時代中；當然不見面則已，一見了面，就會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自有一種纏綿固結之情發生了出來的。

記二人良晤之始的一段美妙文字

張明弼（公亮）爲小宛作傳，記她與冒辟疆良晤之始，那一段文字最是確切不移，也最是美妙無比！文道：

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語；蓋辟疆心驚，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

別具機杼的

但在憶語中述及這件事，卻祇淡淡的綴上了『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懶慢不交一語』這幾句話，又不說出他自己當時是如何的一種心情，就算已是過了門。然饒

是如此，祇要是略具會心的，就可瞧到了，他們那一種一見情傾，相喻無言的情形呢！

所以，他們在第二次湖樓夜晤的時候，就有上說不出的一種深情，流露於不自覺，如下面所記述的一種光景：

是二次的相見是情苗怒茁的時候

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客。』

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闌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率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氣怡神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

這期是在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彼此雖是默然相對，卻早已種下了情苗；一到了現在相當的時期，自爾滋生怒

長，蔚成奇葩，再也不能遏抑的了！

小宛的一往情  
深矢志不移

於是，有接下去的二十七日之隨路祖送，堅以身從；有白門秋試時之孤身挈老媪相訪，因避盜而幾至柁折舟毀；有鑿江之以小舟相追從，燕子磯阻風，幾於遭到滅頂之禍；這在小宛一一都足見她是如何的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的！

辟疆自有不得已的一種苦衷

可是，如辟疆這們的深閉固拒，不肯就接受小宛從良的請求，有人或者要說他太是忍心中，他又何嘗不願意，把這笑人兒趕快娶了回去呢！

最後所收到的一個良果是  
由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

好了！老天總是要成全他們這一對情人的。到底仗了虞山宗伯等一行人的大力，給小宛完了債，落了籍，又把她安安穩穩的送到了如皋冒辟疆的家中去；這在他們二人，從此方可了卻下天大的一樁心事了！辟疆在追記此事的時候，怪不得要說上『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這二句話呢！

## 五 耐勞耐苦的董小宛

小宛的爲人有  
異於尋常巾幗

小宛的一往情深，矢志不移，上面已是說過的了；但她爲人的賢而有德，併能耐勞耐苦；不但不像是從曲院中出身的；就在尋常巾幗中恐也找不出來吧。至於專以色媚事人的一般姨太太，更不能和她同日而語的了！

小宛事上處下種  
種特殊的情形

如憶話中所謂：

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

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柄擊；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違，咸稱其意。這不但對於小宛的爲人，加以細微的刻劃；即她的事上，以恭謹處下，以慈讓，也在這裏，都給她全個兒宣揚出來了。

第一次逃難時小宛所表示出來的一種賢德

又當甲申三月十九之變，辟疆因如皋城中，「羣橫日劫，殺人如草」也，只得挈同他們，他們於是不得不又宵遁了！在這節中，憶語中如是的寫道：

余卽於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莊後竹簷中蹣跚出，維時余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輛。

我們試爲設身處地一想：小宛當時所遭受的困苦，不是較之他家其餘的人，更要加上倍蓰了嗎？倘然換了別一個女子，一定要發上一番怨恨的說話的！何況，在此行中，還把她的珍愛之物一齊丟失了？誰知，照憶語中所述的：

姬返舍謂余：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卽顛連不及，死深簷中，無憾也！

這一節話看來，她不但沒有一些怨恨之心，反而很以辟疆的這個舉動爲是。你瞧她是何等的賢德，又是何等的懂得大道理的！

到了乙卯的那一年，薙髮之令初下，人心惶惶然，他們又要預備第二次的逃難了。辟疆照着他「先急老母，次急荆人……」的老辦法，又要把小宛委棄在他一個朋友的家中；小宛的答語乃是：

第二次逃難時小宛所發表的幾句悲劇的說話

『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俟君』



回，脫有不測，前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輩身處也。」

這些話，悲惻固然是非常的悲惻，然仍沒有一些怨恨的意思呢！幸而，因為一家人也都捨割不下她，方把前議取消，仍攜之同行了。

辟疆也有難能可貴的一點

而於此，尚有一點堪舉述；即辟疆的能以老母妻子爲重，愛妾爲輕，也可說得是難能可貴的。倘然換了是個無行的人，一旦遇到逃難的時候，說不定他所最急的，祇是一個愛妾；那裏還會顧及什嗎老母和妻子呢！

裏還會顧及什嗎老母和妻子呢！

難爲了董小宛五年中

至，辟疆在五年中，遭到了三次的危疾；也都是由小宛一個人，盡心盡力的服伺着服伺了三次的危疾。

他的茲錄憶語中的一節於下，以概其餘：

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邊；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誶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鬢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人憐之，慮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托？」

這侍疾，雖是爲姬妾者的本分，不能算得是什嗎；然能像小宛這般的盡勞竭瘁，真也難爲她的了！

## 六 影梅菴中豔福無雙

享盡了九年的豔福

辟疆把小宛娶了來，置之影梅菴中，前後雖祇有九年的相處；然而講到豔福二字，也可算是享盡的了！